

宝岛明珠

宝 岛 明 珠

林李明等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宝島明珠.....	林李明(1)
美哉海南島.....	袁水拍(6)
五指山深处.....	陳章淮(11)
母瑞山行.....	廖宝昀(17)
宝島話興隆.....	楊 嘉(20)
熱帶植物的大家庭.....	沙 塵(28)
松濤水庫.....	章錦濤 关 欣(32)
松濤的人.....	黃向青(38)
古林初醒.....	楊 曼(44)
海南鋼鐵之花.....	李 門(49)
鋼鐵战線上的日日夜夜.....	吳 之(55)
山上水晶宮.....	彭 青(60)
碧海銀山之間.....	彭 青(64)
黑色的金子.....	湯炳章(70)
“天涯海角”讀書声.....	朱逸輝(76)

宝 島 明 珠

林李明

海南島，祖国的宝島，南海上的明珠。全島面积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是祖国第二大島。它是祖国的南方大門，北和雷州半島相对，东鄰菲律宾，南接南洋群島，西望越南，形势重要。

这里，地处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終年无霜雪，适于大量种植热带经济作物，是我国极其少有的热带地区，是全国、全省一盘棋中的热带作物棋子。在这里，处处生长着芬芳燦爛、多姿多彩的热带作物，可以大量栽种重要工业原料的三叶橡胶，可以大规模发展被称为“世界油王”的油棕和富有热带风味的椰子，可以种植叶如利剑、能作艦船繩索和工礦傳送帶的劍麻和品質优良、可紡出三百丈細紗的海島棉，又能生产世界著名三大飲料中香味可口的咖啡、可可，和营养丰富、又能榨油的腰果，还盛产芬芳綺麗、香气襲人的香茅、香根、丁香、罗勒等香料作物和菠蘿、芒果、榴蓮等热带水果。这些热带植物是多年生的，一般定植后三、四年即可連年收获，其经济价值很大。海南是祖国热带作物的宝库。

这里，有丰富的原始森林，森林面积占全島总面积四分之一，初步估計可以采伐六千多万立方公尺。其中如青梅、母生、胭脂等都是貴重的热带林木，能耐水，无蛀虫，紋理密致，可以作艦船和高级建筑用材。

这里，有丰富的矿藏和貴重的有色金属。著名的石碌鉄矿蕴藏着品位

很高的矿石。可以发展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

这里，水利资源也极丰富，全岛大小河流有一百五十多条，其中如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河流，流域广，河道长，整治之后，可以发出大量电力和灌溉大量农田。

这里，还有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海岸线和六十多个大小港湾，有着广阔的沿海水产养殖场和近海、远洋渔场；海水浓度很高的莺歌海，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盐场；也有大面积的草原和坡地，牧草繁茂终年常绿，是理想的育牧基地。

海南岛是祖国富饶美丽的宝岛，但是，百多年来，海南岛和全国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下，长期处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整个国民经济滞留在落后的水平，农业生产很落后，耕作粗放，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尚停留在半原始社会阶段（如合亩制），耕作采取“刀耕火种”，牛踩田的方式，粮食产量很低。到1947年，全岛粮食产量仅有九亿斤，历年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除要从大陆供应大米外，还要从外国进口洋米数千万斤；工业生产基础更是十分薄弱，日寇侵占期间，曾把海南作为进攻南亚的桥头堡和大后方，在对海南人民敲骨吸髓的残酷的剥削基础上，虽也建立了一些与其侵略和掠夺要求相适应的工业（如石碌、田独铁矿、水泥厂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盗卖与破坏，大部分已荡然无存，所以在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细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总之，解放前，海南的经济、文化、交通等事业都是十分落后的，人民生活则是十分痛苦的，不少人为生活所迫，只好离乡背井，侨居国外，忍受外国资本家吃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因此，长久以来，这颗“南海上的明珠”是黯然无光，

“宝島”而不能为国家和人民献宝。

勤劳勇敢的海南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傳統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国内外敌人进行長期的、艰苦的斗争，有无数的优秀革命战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领导海南人民建立第一支工农紅軍的中共瓊崖特委書記楊善集同志，就是在著名的椰子寨战斗中犧牲的。抗日战争开始后，蔣介石卖国集团把海南島双手送給日本帝国主义。党领导海南人民成立了瓊崖抗日游击队，坚持了七年多空前殘酷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支人民武装部队繼續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年的解放战争，直到大軍南下，配合大軍解放海南。在那漫長的二十三年中，虽然处在孤島环境，受敌人封鎖，又不能經常得到党中央和上級党的指示，但海南党的組織和人民始終坚定地高举着紅旗，为祖国和海南人民的独立、自由和民主，战斗在这个紅色的島嶼上。

海南落后和貧困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十年間，海南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項建設正以飞跃的速度向前迈进。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海南党的組織和全島人民，完成了社会改革，实现了合作化，在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任务以后，1958年在反掉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全国、全省一道，以万馬奔騰之势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开始的第一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跃进，尤其是粮食大丰收，使海南粮食逐步能达到自給。在此同时，热带作物有很大的发展，从解放前的寥寥可数的种植面积，猛增了三十倍。在工业、交通业方面，新建、扩建工矿企业二百多个，以石碌鉄矿为基础正兴建海南的鋼鉄工业——海南鋼鉄联合企业；著名的现代化的鶯歌海鹽場第一期工程已建成，能灌溉

三百六十五万亩和装机容量六万千瓦的松涛水库正加紧施工，三大热带原始森林和各种矿藏正陆续开采，环岛铁路和各大港口码头正分期修建，特别是几年来建立了百多个国营农场，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发展热带作物作了许多准备，这些都为加速开发海南是十分重要的。

海南岛十年来生产建设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英明的指示和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党全民的努力取得的。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海南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建设的开端。鉴于国家的需要和海南本身具备的优越条件，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开发海南的方针应该以热带作物为主。开发海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海南有二千二百余万亩以上土地适宜于种植热带经济作物，我们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开垦一半以上，其余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开垦完毕。只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中把宜种热带作物的土地一半以上开垦出来，种上各种热带作物，那末，这些作物全部收割时，每年可为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如按所需劳动力平均计算，每人可为国家创造八千到一万元的价值。

随着热带作物的发展，工业建设则有无限美好的前途：单是热带作物的加工工业所需建的工厂很多，加上有发展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工业的条件，海南不但将成为祖国热带作物基地，而且又可以大量发展轻重工业。

同时，在开发利用罕有的海南热带地区土地中，要逐步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农田“三三制”和园林化，把全岛建设成为热带植物园，把绿化种树的土地大部分用来种植有价值的热带作物、花草、果树，把园林化和热带作物化结合起来，把海南建设成为遍地是橡膠林、油棕林、腰果林、椰子

林和咖啡、胡椒園，到处生長着芬芳馥郁、花香四溢、多姿多彩的热帶作物，使海南真正成为祖国美丽、富饒的宝島。

現在，我們正执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实现粮食和热带作物并举，适当地发展多种經營”的方針，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又要抓好热带作物的发展。在保证粮食自給並略有余裕的基础上，动员全党全民大搞热带作物，使热带作物遍地开花。同时要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大搞工具改革，爭取早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我們全島人民和各級党的組織正鼓足冲天干劲，繼續苦战，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精神結合起来，把苦干和巧干結合起来，我們坚信，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又有全国、全省人民的支援，我們一定可以加速完成开发海南的光荣任务。

美哉海南島

袁水拍

剛躲過北方的殘雪，一下飛機就踏上這花團錦簇的常春之島，一種愉快的心情自然是難以形容的。海波輕拂沙灘，椰樹高插云天，台阶上擺着玫瑰、秋海棠、菊花和紅梅的盆栽。室內氣溫華氏七十度，吃西瓜，喝椰子水，軟風吹來海的親切的气味，喚起一個久別南方、遠離海邊的人的回忆。

現在還只是3月，海南島還沒有進入熱帶的夏季，尤其是在北方的海口市，主人們雖則穿着單衫，客人們却還一時不習慣脫下毛絨衣，我們顯然還來得早了一點。不過在一個外鄉人看來，這裡的花卉鮮果似乎不分什麼季節而是連綿地开着成熟着，寒暑交替幾乎覺察不出。青的椰子高懸樹梢，成熟了的已經落到地上，而剛出芽的椰樹秧只有一尺高。古人的詠海南詩確是紀實：“海外風光別一家，四時楊柳四時花，寒來暑往無人會，只看桃花紀歲華。”

這樣的氣候和地理條件自然是物產豐富的重要因素。中共海南區黨委書記楊澤江同志興致勃勃地給我們介紹海南的物產和建設情況。他從兩熟的水稻說到名貴的熱帶作物橡膠和香料，從著名的鶯歌海鹽場說到魚翅、胭脂木和水晶，從水利建設說到交通規劃遠景，使我們听出了神。當我們參觀了一個小規模的當地物產的展覽室，旅行了幾個地方，接觸了一些干劲十足、熱愛海南的本地和外地的幹部之後，我們更加相信海南島真是個

又富又美的宝島。天然資源，加上勤勞的革命的各族人民，加上大跃进，海南島必將迅速建設成为比現在更加美好的、祖国的一顆掌上明珠。

“去看搜書院”

在北京欣賞过馬師曾、紅綫女演的粵劇“搜書院”。劇本故事發生的地點就在海南島。“搜書院”中把謝寶写得很好，戲也是個好戲，因此，听到海南宣傳部付部長刘青云同志說，那個書院的遺址還在，大家就都想去看看了。也由于書院已因戲而出名，所以大家竟这么明知不通地說了：

“去看搜書院”！从招待所坐汽車十几分鐘就到达当年的瓊台書院遺址。現在这里是瓊台师范学校所在地。据师范的历史教員告訴我們，謝寶是清康熙年間人，出生在瓊山龍岐鄉，中过進士，做官几个月后，就辭官回乡掌教書院，有一百多个門生。据说龍岐村附近还有他的坟墓。

瓊台师范的校舍当然比过去的書院大了，但后院确有一座古老的二層樓。院子里一株巨大的雞蛋花樹正在开花，樓房的柱子是石头的，雕花的桁梁。樓上还藏有好几架綫裝書。書可能已非謝寶旧物，但历史教員告訴我們，据老先生們講，这座樓是謝寶書院的房子。据志書載，謝寶培养了一些高材生，並且說他善于識別人才，有“藻鑒不爽”之譽。但是現在我們的学校的規模远比过去为大了，瓊台师范有六、七百学生，除正式学习的，还有函授的。我們去參觀时，看到牆上貼着关于“青春之歌”討論材料的壁報，师范学生和附属小学学生在作体育比賽，有男的有女的，不禁使人联想起謝寶时代的婢女的命运来。海南島是1950年4月解放的，当时中学校只有五十三个，学生八千多人，到今年中学校已增加到三百四十九个，学生达七万二千多人。

蘇東坡的流放地

訪問了這個古蹟，便引起了去看另一古蹟的興趣。瓊州在交通閉塞的古代，是逐臣和囚犯的流放地，“崖州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大家視為畏途。歷代貶官之中，李綱、蘇軾是最著名的。現在還有五公祠、蘇公祠等名勝，祠內有蘇東坡的石刻像和墨迹碑好幾塊。據說是詩人開鑿的“浮粟泉”，至今清冽如旧。院子里種着紅蓼、立鶴、麒麟吐珠等花草，還有各種熱帶樹木，檳榔、桃榔、金雞納樹等，是一個幽靜的遊覽地點。

外地人一時不易辨別椰樹、檳榔和桃榔樹，都是羽狀葉子的樹，這種葉子可以像茅草一樣用來復屋編牆。蘇東坡被貶到此，開頭租了官屋居住，後來不讓他住了，只得“結桃榔庵以居”，想來就是那種羽狀葉鋪復的草棚。但是詩人並沒有被這樣的遭遇所壓倒，從他的詩中看，他是樂觀的，自信的，他對於當時被歧視、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是平等相待的，他一再地贊美海南島。有這樣一些詩句：“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午零風”，“空余魯叟乘槎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我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南來萬里真良圖”。他和海南黎族朋友一起喝酒，有“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杯同”等句。他的一首四言詩更明顯地表達了他有民族平等，同情弱小的思想：“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接着下面還有更激烈的痛責漢官的話，“貪夫污吏，鷹鷂狼食”。

蘇軾用不少詩句贊美海南：“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黃柑溢芳津”，“快意雄風海上來”。四年流放生活，竟使他願意留居下來，化為黎民，甚至索性自稱為當地人：“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指他的海南

朋友)，鵠舌儻可學，化為黎母民”，“我本儋耳（古代海南地名）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比如事遠游”，後四句是他被赦回大陸時留別當地朋友的詩。

椰林里的公社

雖則古代也有個別的人對黎族苗族抱同情心的，但無論哪一個封建王朝或反動統治都是執行民族壓迫政策的。只有解放以後，海南島的少數民族才獲得了民族平等的權利。過去他們被迫逃到深山里，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現在黎苗同胞已經走出深山，不少遷到平地上居住，組織了公社，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大大提高了。

在海南島南部的榆林港，一個叫做鹿回頭的村莊里，我們訪問了一個公社的生產中隊，擁有五百多畝地，包括一百二十八戶，共六百多人口，大部分是黎族。他們住的椰葉蓋的屋子整齊地排列在椰樹蔭下，家家門口種着鮮花，門上寫着鼓午生產勁頭的對聯，用的是漢字。他們原無文字，願意學漢字。支部書記黎玉山同志是個二十八歲的能干青年，他告訴我們這裡的適齡兒童已全部入學，有中學生二十多個，有兩個大學生在廣州，兩個在北京學習。他自己呢，過去不要說讀書，連地也沒有得種，一棵椰子樹也沒有，只靠砍柴過活，只有一件衣服。土改後他參加了黨，讀民校，現在能夠看報，做筆記，寫報告。1958年還進黨校學習。在村莊里走，一路上門窗牆壁和樹上到處都是標語和民歌，看得出群眾學文化的勁頭。

這片椰林和附近的稻田原來都是地主的，一個漢族地主占了一百多畝，一個黎族地主占了三百多畝。農民自己開了荒也要被地主搶去，野果變成了他們的仅有的糧食。大躍進以後他們三頓都吃米飯。海南島去年糧

食大增產，總產量比解放初期多了一倍多。鹿回頭中隊的農民平均工資七元，最高十元。他們辦了小學，民校，小孩有了托兒所和幼兒園。我們被一位黎族的婦聯主任帶到托兒所和幼兒園去看，孩子們不分漢黎在一起生活得很好。托兒所的孩子躺在吊床里搖蕩着睡覺。幼兒園的孩子看見客人到，奔跑出來拉我們的手，非常活潑，唱着“社會主義好”和別的歌子。

陽光把椰葉的疏朗的影子撒在河灘上，熱帶的各種不知名的鳥四處鳴叫，這位在海南島農村中以忠誠於黨受人稱頌的黎族幹部，陪着我們穿走在椰林里，一邊暢談過去和現在的生活，以及公社的遠景。我們抬頭看見公共食堂牆上懸挂着的毛主席像，和大躍進的口號標語，這一切使我們感到，雖然這兒遠在祖國最南方的邊陲，我們之間民族不同，却是心心相印的兄弟和同志，我們走着同一的道路。

一路談一路走，不覺出了村，這時想起了鹿回頭這地名。多么有趣的地名！有什麼來歷嗎？黎玉山同志好像有點靦腆似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其實這真是一個美麗的故事：

從前一個黎族獵人在五指山上追獵一匹鹿，一直追到榆林港海邊，鹿再也沒處跑了，就回頭一望，也許是找別的出路吧。這時，獵人也順着鹿回頭而望的方向去看，恰好發現有一個黎族姑娘……後來他們結了婚，他們的後代就在這地方定居了下來。漂亮的地方該有這樣漂亮的名字啊！

五指山深处

陈章淮

四月間，我訪問了崖县紅旗人民公社的番茅大队。在这海拔三百公尺的群山密林里，我看到了黎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过着幸福生活，看到了五指山区的新面貌。

原始公社的烙印

这里是五指山腹地。在一九五四年貫穿海南島中部五指山区的中綫公路通車以前，这里山道崎嶇几乎和外界隔絕。因此，这里的黎族人民就很少和汉族人民交往。使这里保存下来更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合亩制”，（全海南島殘存“合亩制”地区的人口有二万多人，紅旗公社占了將近一半）。所謂“合亩制”，就是一种以血緣关系組成的生产組織。小的“合亩”只有两、三戶；大的“合亩”有一、二十戶。由于社会不断分化的結果，大型的“合亩”越来越少。这种“合亩制”是在土地集体私有（例如几戶伙有）或个人私有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共同消費的一种生产組織，它保留了原始公社的残余。由于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繁重的劳役和微末的收入，使这里的黎族人民过着极其貧困的生活，低矮潮湿的船形屋和无法蔽体的“吊伞裙”（黎族男子用两块粗麻布圍遮下体，叫“吊伞裙”），瘟疫疾病和迷信做鬼……成为黎族原始公社殘存的痕迹。

现在的五指山深处，却是充满阳光和幸福：“合亩制”地区的黎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跃进，他们带着原始公社的烙印，从“合亩制”向合作化、公社化飞跃，一切落后和苦难的痕迹，即将被抹拭得干干净净。

一个“龙仔”的遭遇

解放以前，被称为“龙仔”的人，他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终生当“龙公”的牛马，负担着繁重的无偿劳役，直到最后被“龙公”折磨死为止；有些“龙仔”实际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他们的地位是一代一代“继承”下去的，父亲是“龙仔”，儿女也是“龙仔”，除非他们能偿还父亲所欠的债，和偿清在当“龙仔”期间的伙食费；而这在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有些地主恶霸家里的“龙仔”多到三、五十人。毛盖村黄国良一家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龙仔”的悲惨命运。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一年，国良的父亲生了病，拜神“做鬼”花了许多财物，弄得全家断了炊，只得向富农黄老古借了三甬米（一甬为七斤）度荒。那时，国良的父亲有十八亩水旱田，谷子一上场，他马上背了粮食去还给老古。但是老古早就看中国良家里的田，拒绝收回债米。五年以后，原来的三甬米，利上加利，已经变成一百甬了。老古天天带了一帮爪牙上国良家威胁追债，他要国良的父亲用铜锣、田地来抵债，那时候，这里的铜锣不光是“做鬼”的道具，还是交换的媒介，一个铜锣的价值等于一头牛甚至几头牛。结果，在老古的威逼下，国良的父亲只得交出仅有的铜锣和田地，但还不够抵债，只得又和老古砍箭订约，拜老古为“龙公”。从此，国良的父亲和他的一家，就沦为老古的农奴，过着悲惨的生活。在老古家里，过了几年以后，国良的母亲被折磨死了，当国良开

始懂事的时候，父亲也同样的死在“龙公”家里。国良从小就給“龙公”看牛，到十岁，才逃出生牙。在毛总村的三十戶黎族农民当中，和黃国良家一样的“龙仔”或“工仔”（和長工差不多）就有二十五家。他們过着比原始人胜不了多少的生活。全村三十戶，有二十八戶每年缺粮六个月，过了春节，就得依靠野菜裹腹。夏天，沒有蚊帳，任灑瘧蚊橫行，冬天，在寒冷的山风吹透的船形屋里，圍着火堆过夜，飢寒疾病就象影子一样跟在他們身后。

蒸蒸日上的新黎村

只有在解放后，經過了民主改革的黎村，黎族人民才能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龙仔”的悲慘命运才最終地宣告結束。現在，“龙仔”的孤儿黃国良是合作化、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他本人已經成家立業，一家三口。有了被子、蚊帳和三几套衣服。不但黃国良家是这样，其他的“龙仔”和“工仔”都一样。毛总村又穷又白的面貌，开始改变了。現在三十戶农民家里都有了蚊帳、被子，每人都有三、四套比較象样的衣服。

在最早成立合作社的番茅村，生活变得更好。一踏进番茅村，就給人一种新鮮的感觉，去年大跃进以后，一座水力发电站和各种农副业加工厂建設起来了，他們又培养了自己的技术工人，家家户户都开始装上了电灯。除了水力发电站以外，社員們还利用水力建設了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黎族人民祖輩們居住的船形屋不見了，代替它的是两列整齐的瓦頂磚屋，白式的牆壁特別耀眼，老远就能望見；磚屋背有一些茅屋，但也盖得寬敞舒适。

晚上，番茅村燈火明亮，小伙子們正在业余歌舞团里，載歌載舞，准备着上演的节目；許多姑娘在圖書室里，翻閱着各种圖書……。